

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

梦断西湖

杜若鸿
著



家國情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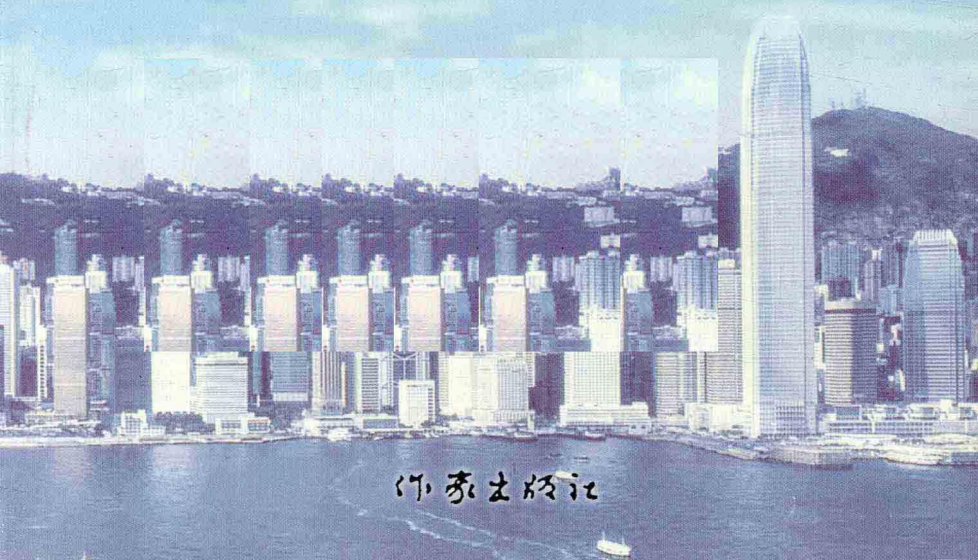
集結卷



作家出版社

梦断西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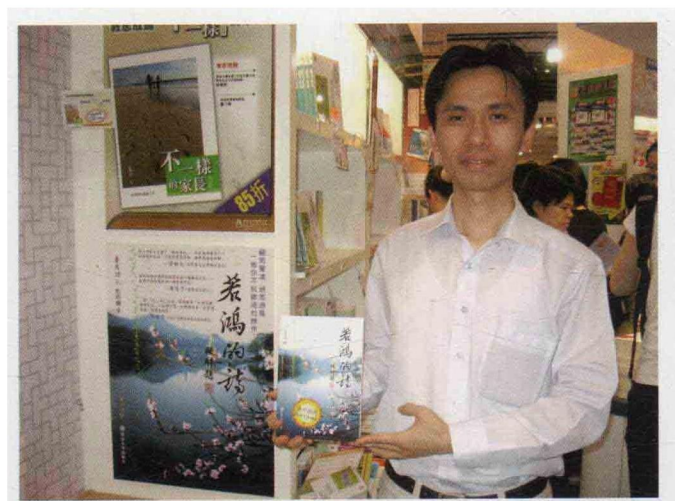
杜若鸿 著



作家出版社



与著名小说家池莉女士(颁奖嘉宾)、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杨玉峰教授合影。



2008年香港大型书展现场——《若鸿的诗》首发。

集结到民族复兴的旗帜下

(总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陈建功

《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共收录21位香港作家的作品。这21位作家，有些我不仅熟知他们的大作，而且相交甚笃，有些却又仅仅拜读过作品而未曾谋面，有些简直就是素昧平生。不过，《文丛》的标题为“家国情怀集结号”使我顿感亲切，即便是素昧平生者，也如“老友记”一般了。“家国情怀”这中国文化独有的符号，尽管在当代曾多少次被反省，也无论这反省有多么必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情怀却是如影随形，深深地融化在血液里了。

这情怀使每一个中国人与祖国共忧患。或许，在曾被殖民百年的香港，我的同胞们此情更殷此心尤炽？无论是水患还是地震，内地同胞每临危难，都牵动着香港同胞的心。当然，无论是奥运会的辉煌还是金融危机中的从容，内地的进步也足令香港同胞欢欣快慰。我想，或许就在这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的感召下，香港和内地，香港人和内地人，心是越走越近了。

欣逢新中国成立的60年大庆，香港的喜悦当然也是难以抑止的。《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应该是这喜悦的心花中绽放的一枝。

回想祖国60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今天的中国仿佛终于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国庆60周年前夕，爱国爱港的香港作家们在“家国情怀集结号”的召唤下，联袂出书，其情可感，其心可鉴。21位作家固不能涵盖香港作家的全部，但我相

信他们传递的是大多数香港作家乃至香港百姓的心声。21位作家风格不一、文体各异，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追求，有益于情感提升的努力，有益于审美养成的探索，大抵是相同的。国家的复兴，有赖于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同样不可忽视世道人心的净化、情感世界的丰润和审美情趣的养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家国情怀”真的是一声最为嘹亮的“集结号”，我们有理由为香港文坛的同行们浮一大白。

在商业发达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受到太多经济因素的制约，文学写作并非易事。因此21位作家的努力不能不令我们格外钦敬。当然，香港回归以后，随着两地交往的深入，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又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恢复了发展会员的工作。金庸先生等一批香港作家欣然入会，又把香港和内地作家的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套《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由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也算是推进两地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提供机会，邀请香港作家到内地参观访问、出席笔会活动。我相信，在内地和香港作家以及澳门、台湾乃至全球华文作家的共同努力下，祖国的复兴之路上，文学之花将盛开不败。

是为序。

2009年8月5日于北京

前言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原主任 单周尧

今年四月，两岸三地作家协会、城市文艺杂志社、圆桌诗社、深圳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文艺沙龙，主题是「香港文学可以做什么？」参加这一次文艺沙龙的大多数是香港作家。本人奉主持人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顾问古松教授之命，略抒己见，以就正于在座的方家。

众所周知，香港文学一般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某些通俗文学作品，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以及一些爱情小说、财经小说，长期一纸风行，极受欢迎。而纯文学则经常处于困境——出版难，印数少，销售少，读者少，真是困难重重。

本人认为要脱离困境，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结合可能是一个办法，纯文学不妨多照顾读者的兴趣，并且深入浅出，先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进而提升他们欣赏纯文学的能力，跟他们一起探讨严肃的主题。事实上，不少伟大的文学作品，如莎剧，如关汉卿杂剧，如《西游记》，如《水浒传》，都能做到雅俗共赏，而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久不衰。

当然，要吸引读者，先要有优秀的作品，同时要培养读者的鉴赏能力。作为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顾问，本人曾建议艺发局文学组出版两份期刊——其中一份是刊载优秀香港文学作品的杂志，另一份是评论香港文学作品的学报。为确保选稿过程公平、公正，本人提议采用隐名评审制度。

这一建议暂时还未付诸实行，不过，长期以来，香港艺术发展局一直资助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出版，采用的正是隐名评审制度。不过，出版机构却似乎限于本港，这未免是一个缺陷，原因是本港出版机构很少能将出版的书籍发行至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由于香港只是一个小地方，读者数量有限，文学生存不易，因此，本人主张香港文学应争取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以扩大读者市场。

与上述文艺沙龙差不多同时，香港文学报社总编辑张诗剑诗家来电，说香港文学促进协会、香港文学报社准备组织二十一位作家，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套《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于2009年10月国庆之前出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岁的献礼。这设想跟本人的主张正好不谋而合，作家出版社声誉卓著，有一个遍及全世界的发行网，正有助香港文学冲出香港，进入海内外文学爱好者的视野和心坎。

张诗剑先生坐言起行，很快便把作家组织起来，丛书包括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新诗、歌词、楹联及文论。作者之中，有不少是认识多年、才华卓越的朋友。眼见他们的巧思妙构、隽句佳辞，过几个月就刊诸枣梨，传之久远，真替他们感到高兴，也替海内外读者感到高兴。

2009年6月文农单周尧于香港大学明德格物之廬

目 录

集结到民族复兴的旗帜下（总 序）.....	陈建功 1
前 言.....	单周尧 3

梦断西湖

一、情系香江	8
二、云雨红尘.....	16
三、断桥相遇.....	24
四、西湖寻梦.....	32
五、水云幽会.....	38
六、新盟旧约.....	49
七、断桥夜话.....	59
八、创伤·创伤.....	64
九、千秋之约.....	69

无言的结局

一、久别话重逢.....	76
二、难得的机缘.....	81
三、繁荣的背后.....	83
四、一夜悄无眠.....	86
五、星运与恋情.....	90
六、低唱更徘徊.....	93
七、情海翻波浪.....	95
八、流言满天飞.....	98



九、情深还依旧.....	101
十、名缰与利锁.....	105
十一、若有却还无.....	108
十二、生离与死别.....	112
尾 声.....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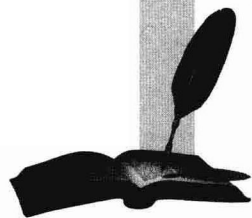
附 录

一、《红楼梦》与金庸小说的文学世界.....	118
二、《牡丹亭》的情感国度.....	160
三、杜若鸿传奇(附著作剪影).....	176
四、相逢在何时—2008年香港大学艺术欣赏会演唱乐谱....	188
后 记.....	189

梦断西湖

经典，我用情感铸成；
执著，只因有你共鸣。

——
创作观之一



一、情系香江

相逢在何时？

在那烟雨茫茫的江南。

相逢在何时？

在那泛黄带红的深秋。

相逢 是梦，是幻，

是千年的等待！

相逢，是痴，是狂，

是宿世的情债！

相逢在何时？

在那不经意的邂逅，

在那冥冥中的安排……

——《相逢在何时》

（“柳郎！”）

“小柔！”

（“有了今晚，我此生死而无怨……”）

“不！不要轻言死字！”

（从今尔后，我就永永远远属于你，永不分离！永不！”）

“小柔！”

“文汐!文汐!”

“呀!依柔!”

“依柔—依柔!我什么时候改了名字叫小柔啦?”

“呀!不!不!”

“不什么,文汐,你是不是害病了?这段日子以来,总是神经兮兮的!小柔也好,依柔也好,就随你怎样称呼吧!快点刷牙洗面去,我帮你预备了早餐!”

“是!是!依柔,你真好!真是我的好依柔!”

“别再贫嘴!再迟的话人家可就下课了!”

“为了多看美人儿一眼!迟点不打紧!不打紧!”

“你呀!这下真的是讨教训来著!好!我再不理你!”

“好!依柔!放过我!放过我!我谨遵玉人之命就是!”

杨依柔看著平日滋滋悠悠的柳文汐那匆匆忙忙的样子,满是欣赏的神情。

“依柔!今天我是真的不想上课去!我只想陪著你!”柳文汐临走时还依依不舍地说。

“文汐!”依柔哀求地。她知道自从上大学以来,文汐没有真正怎上过课,本已习以为常,只是这年来,大学有个特别规定,学生整体出席率如果少过八成,将不会获准参加考试,所以尽管她心里也想留住文汐,双手还是用力地把推出门外,然后在文汐的嘴角温柔的一吻。

文汐也温柔地回了一吻,又原动地把依柔拥抱住。两人就在楼梯间紧紧地拥抱了片刻,曾几何时,拥抱已成了他们分别的方式。

“文汐!好了,是时候上课去了。”还是依柔把他推开。

文汐这才乖乖离去。

依柔痴痴地看著他远去的背影,心坎深处还为刚才文汐深情的一吻感到兴奋。她回到室中收拾,房子面积只有

三百八十余平方尺，还算不上典型的两人住所，但是室内却设计得幽致雅逸，加上古雅的摆设，极具古典气息。她坐在檀香木交椅上，轻轻摇著摇著，回味著与文汐三年来相恋的片片美丽情景。

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在香江大学一年一度的文学聚会。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我们文学刊物上发表……”依柔一时想不到措词，皆因文汐一年来所投过不下百篇的稿子，哲理、文学、人性种种无所不谈，形式上自出新意，似文非文，似诗非诗，而文情哲意，文彩意境，又胜比诗歌散文。“呵！是……是‘文章’。”她心里想，用“文章”概之最为贴切。说著凝视著这位心仪已久的作者，眼里充满仰慕之情。

“不，是杂文诗！这是与古典诗、新诗、散文诗一脉相承的新世纪文学体裁！”他细意打量眼前这位在文学系有“才女”之称的女子，但见她长发披肩，两颗眼珠晶莹欲滴，穿著一套粉红的连衣裙，外面披上一件白色薄纱，第一眼就给她的温柔体态和文学气质摄住。但见依柔小姐正虚心聆听，他登时后悔刚才的大言不惭，忙转道：

“这些……这算得什么文章？还要劳烦依柔小姐的玉正！”文汐说得诚恳。

文汐温文尔雅，依柔温柔秀丽，话逢心仪，加上又都精晓诗词文学，一时谈个没完没了。

一日，杨依柔兴高彩烈地把一首仿“瘦金体”的诗递给

文汐。

“文汐！这首诗我最爱！”但杨依柔只写了个题目名。

“为什么连一行字都没有！”文汐大惑不解。

“噢！这是取‘白’谐音之义，我数过，你原诗共二十行，每行五字，刚好一百字整，所以叫‘百痴’，现在痴者不知何处去，空剩‘白痴’！”“‘白痴’！哈哈！”说罢又重复了一遍。

“噢！你欺负我来著，我现在就整治你！”说著冲过去捏她腋下，最后依柔以《狂》字为题和了一首，也是每行五字，凑足一百字整，文汐这才放过她：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狂狂狂狂

——《狂》

“痴狂!痴狂!”两人同时默念著，会心一笑。

依柔跟著拿出第二首诗，她从怀内拿出一条丝绸手帕，小心翼翼摊开，手帕上现出一首用“瘦金体”刺绣的小诗，虽少了飘逸之风，却多了一抹娟柔秀气：

思思思
 还是写不出一个小字
 思思再凝思
 终于
 还是放弃
 ——理应放弃
 真正的诗
 是不著半字
 更何况亲爱的
 我们正分离……

——《诗解》

“这个风格嘛！倒学得跟我有几分相似，只是，依柔，既然你说真诗是不著半字，你还不是‘著’了？”

“我是说不著半字，没有说不著一字啊！”依柔撅起嘴。
 文汐凝望著依柔，一时不知怎般回答。

夜深深，依柔突然给电话铃声惊醒。

“依柔，你知道此刻的大海有多美吗？我们一起看烟雨去？”

“不！”

“我现在就在楼下等你，快点下来呀，雨大了，就不美！”

依柔走近窗口，俯望下去，看见文汐真的站在楼下，一身轻便穿著，连雨伞也没有带，一时说不出话来。

她匆匆下楼。

“依柔，这点小雨遮来作啥？”说著把雨伞收拾好，放在电话亭边。

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文汐拉著依柔匆匆向著海滨花园走去。

就这么一夜，两人依偎著、拥抱著，一直看著烟雨朦胧的夜海，直至东方既白。事后两人都大病了一场，但以后一提到“病”字反而倍感亲切，而依柔的问话“你是否又病了”，也成了他们打情骂俏的口头禅。

上大学是求学问的黄金时段。但对于文汐与依柔两人而言，大学生活却等同颓废、疯狂、一卷不知人间疾苦的回忆录。文汐是典型的文人智者，无师自通，大学的教授学者尽有学识渊博的，可是就没有一个教学的方式合他的脾胃。他嫌课程死板，进度太慢，老师口齿差劲！无论这些是真是假，却成了他不上学的“借口”；而依柔呢，是典型的文静佳人，上足

课，不会挑剔，可是自从认识文汐后，尽管她并不认同文汐的诸多论调，但课毕竟也少上了，两人几乎把所有时间流连在图书馆、书店、海滨花园。文汐的住所自号“雅逸轩”，更成为他们的小天堂，两人经常谈诗论词，辩个不休。

有一次，依柔填了一阙词。

“文汐，你看看，这是我新近的拙作。”依柔口中虽说是拙作，神情却显得极为自信。词调寄《相见欢》：

云窗又渡春风，太匆匆，无边暮霭天际锁晴空。

相逢事，离别意，几多重？天南地北长忆与君同。

可是文汐看完却批评道：

“哎，太直露，一点也无含蓄委婉之味。”

“那是首小令，当然坦率的好，岂不闻‘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那不是女孩子填词应有的风格，不要得！不要得！还有，你道什么‘云窗’，现在都已经用铝用铜来做窗子啦！又什么天南地北，讲到什么生离死别一样，现今社会交通信息发达，为词作情，不要得！不要得！”

“你！你！”文汐还未讲毕，依柔已泪珠潸潸直下。

“依柔！依柔！”文汐赶快帮她拭去眼泪。他不叫还好，一叫了，依柔哭得更是厉害。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文汐该杀、该杀，该杀的文汐！”说著左手右手作势乱打著自己的嘴巴。

依柔一时心生歉意，双手自觉地伸出去握住文汐的手臂。文汐反手把她往前一握，依柔整个人儿落入文汐的怀抱里。

这以后，依柔从以前的论辩者身份转为听讲者。每次文汐